

老潘

□李春鹏



是,跟老婆商量,把农村老宅卖了。祖传老屋啊,以前看得命根子似的,有人出价十万舍不得卖,现在六万央求人家帮忙。”听着老潘讲述,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纠结与痛苦。

“这岁数了,老婆没工作,就我开个出租,身体还经常这疼那疼的。谁都知道,我一时半会还不上啊。可我实在没办法,只好厚着脸皮找上门去,逼着自己开口。唉,你们哪尝过借钱的滋味……”老潘一边说,一边叹息。我们跟着他一起叹息。

“不瞒您说,老宅子在,心里总还有个念想,就算离开老家时间再长,走到哪儿心里都装着它。寒冬腊月,我也想早点儿回家过年。马鞍山不远,可为了省钱,一连几年都舍不得回去。对,就是有家难回。现在,祖传老宅都没了,就连回去的念想也只能丢掉,是真的无家可归了……”老潘絮絮叨叨地说,我和爱人倾听,偶尔插话。

过了外滩,小车行经中山南路,拥堵厉害。车速很慢,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。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,说话客气起来:“遇到老乡了,啰哩巴嗦的,把家里丑事一股脑抖搂出来,也不怕你们笑话。说了这许多,我这心里反倒好受些了。”我和妻子宽慰了他几句。

豫园到了,他叫我们带好行李下车。六十五块的土费,我微信转给他七十块。他硬要塞五块钱到我儿子手上,让买雪糕吃。

他朝我们挥了一下手。那辆薄荷绿的大众出租,旋即汇入了密集车流。

李春鹏

作品散见于《大地文学》《小说快报》《百花园》《写作》《青年文学家》《羊城晚报》《精短小说报》《澳门日报》《沧州晚报》等。

一条有理想的鱼

□李丽华

死里逃生的鱼

嘿,小眼睛小鼻子,个头不高,皮肤黝黑。

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姑娘名叫赵小芹,今天上午刚来这个鱼档上班就遇到了我。

“小姑娘,我要买这条鱼。”一个胖女人指着我对赵小芹说。

“要吃我?”我一听,吓得心慌,马上逃到水盆的角落去。很不幸,我还是被赵小芹发现了。她麻溜地把我抓了起来。我岂是任人宰割的鱼?我使劲挣扎,想要挣脱她的魔爪。“叭”的一声,我掉到了地上,哎哟,摔死我了!我痛得大喊大叫,却不得不抖擞精神,满大街蹦来跳去地逃命,她就满大街跑来跑去地抓我,我觉得很好玩,像我们在衡水湖里跟小伙伴们玩游戏。这吵闹声惊动了老板娘,老板娘没好气地骂她:“死丫头,杀条鱼都不会!”她连忙赔笑,说,马上就好马上就好。她卷起袖子和裤腿,手脚并用地把我抓住了。她的双手像一把钳子,把我牢牢地按在砧板上,我毫无反抗之力。我特别不甘心就这样死去,被人类吃得只剩骨头。她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,在空中比划着,我斜着眼瞅见,突然很想念衡水湖,想念父母,想念兄弟姐妹。我害怕地闭上了眼睛。我在想,完了完了,永别了这个世界。

等了好久不见动静,我慢慢地睁开眼睛,却瞥见她拿着刀望着我发呆。她见

我肚子圆鼓鼓的,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肚子,叽咕着:“鱼啊鱼,你是有宝宝了吗?”我才没有宝宝呢,我是吃得太饱了。我趁机拼命一跃,跳到洗菜盆旁边的窗台上,从窗户外边溜走了。

听说白洋淀的大作家蔡楠就写了一篇《行走在岸上的鱼》,这在我们鱼界都轰动了,那几年,我们条条大鱼小鱼都想行走在岸上。今天,我也想做一条行走在大街上的鱼。

离开湖水的鱼

就这样,我从一个质朴、善良的乡下小姑娘手里死里逃生逃到了大街上。回想起这一次的惊险经历,我的心脏就好像要跳出我的身体一样,咚咚咚。

我曾经生活在衡水湖。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。按理说,这一片湖水足够让我耍酷了,因为我喜欢自由。我有时横着游,有时竖着游,有时游出S形,反正我要舞出各种姿势和形状,惹得周围很多小鱼啧啧地称羨我曼妙的身姿。有时,我就躲在水草里待着不动,发呆,做白日梦。

我突然就厌倦了衡水湖的生活。有一天,我想: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吗?除了衡水湖,还有什么更美更好更适合我们生活的环境呢?有时我也做梦,梦见粉色、红色、青绿色的食物,圆形的、扁的、多边形的床……我要去更广阔的世界看看,也不枉我这短暂的一生。我把想要离开衡水湖的想法告诉我的父母,他们睁

解。

老潘说,“一言难尽!我那亲家呀,再三强调年轻人结婚就要有婚房,考虑到老人和孩子,两房不够用,最好能买上三房。静安、徐汇、黄浦……想都不要想。以前,‘宁要浦西一张床,不要浦东一套房’,现在浦东房子一样翘上天了。两个年轻人越跑越远,最后在闸北那边选了个小小三房,周边商城、学校、医院配套齐全,九十几个平米,要五百多万。”

车子过了提篮桥,速度更慢了。老潘向我们介绍外滩万国建筑群,国际饭店、海关钟楼……爱人忽又提起房子,问后来怎么样。老潘便把中断的话题续上了。

儿子买婚房,老两口掏尽家底帮忙。卖了马鞍山的房子,搭上全部积蓄和养老金,找女儿借了十万,凑了一百万。存到一张卡里,让儿子带过去。结果,亲家传话过来:儿子儿媳上海买房,多大的事儿呀。大家都不容易,只是房价这么贵,多交些首期以后孩子们压力就没那么大。想想办法,看能不能再凑个二十万过来!

老潘不住地摇头,“亲家说得在理,别说二十万,就算十万也凑不上啊。于

着圆碌碌的眼睛盯着我看,似乎要再三确认眼前这条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鱼是不是他们的儿子。他们说:“孩子,不行,你不能离开衡水湖。你一旦离开水,就会死去。”“死亡?死亡是什么东西?”我对死亡没有什么感觉,死亡很可怕吗?我觉得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生活比死亡更可怕。

我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和苦口婆心地说教,游到了湖面上,故意在湖面上展露我纤长的身姿。一个许久没有钓到鱼的渔夫惊喜地把我钓了起来,捞到了他的水桶里,我从他的嘴里知道了我的名字——草鱼。

他后来就把我卖到了这个鱼档。

会讲故事的鱼

我从窗台上滑下来掉到了一条街道上。等我醒来时,一切都变了样,仿佛过了好几个世纪。不管了,反正我是行走在衡水湖街上的鱼。我走啊走。道路挺干净的,空气挺清新的,而且到处繁花似锦。可我来不及好好欣赏美景,来来往往的车辆就差点把我轧死,人们见了我都惊诧地说:“哟,鱼都会走路了?这世界是怎么了?衡水湖那么美的环境还不够这条小鱼玩耍吗?还要到处乱走?”听他们这样一说,我觉得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,我离开了衡水湖有几年?我恍恍惚惚的,一直想不起来,真有一种今夕是何年的感觉。

听他们说起我的故乡衡水湖现在变美丽了,反正我会走路,况且我也想念他

们了,我何不回去看望一下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?

说走就走。我走啊走,也不记得走了多久,就来到了衡水湖——我的家门口了。我一看到衡水湖,我就惊讶得嘴巴成了一个O型。原来,湖边都是枯黄的芦苇叶子,现在湖边都是各色花草,美得让人眼花缭乱。湖水非常清澈,清澈得像一面镜子。再看看远处:湖面上波光粼粼的,几片轻舟荡漾在湖面上,俨然一幅人与湖友好相处的美好画面。天上湖里都是鸟,有大的、小的、花的、黑的,它们争相向人们展示自己的英姿。再也不见往日衡水湖的样子。之前就有大鸟小鸟对我说过,不愿意再待在衡水湖的话,今天它们怎么就出尔反尔?占鹊巢霸占了我的衡水湖了呢?我不管了,我扑腾一声跳到衡水湖去找我的亲人去了。我找了好久的理想原来就在衡水湖啊?我真是一条蠢鱼。

多少年后,为了实现我不甘平庸的理想,我成了衡水湖博物馆的一条小鱼标本。每天来衡水湖博物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,我静静地躺在衡水湖的博物馆里,向游人讲述着衡水湖曾经的故事,也讲述着衡水湖今天的变化。

李丽华

广东省小小说学会会员,梅州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微型小说月报》《渤海风》《梅州日报》《思维与智慧》《河南科技报》等报刊。